

邱华栋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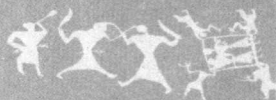
贾奈达之城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贾奈达之城

邱华栋 著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贾奈达之城/邱华栋著. - 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
2007

ISBN 978 - 7 - 02 - 005866 - 2

I. 贾… II. 邱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6)第128843号

责任编辑:包兰英 装帧设计:何婷
责任校对:王鸿宝 责任印制:周小滨

贾奈达之城

Jia Nai Da Zhi Cheng

邱华栋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:100705

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223千字 开本880×1230毫米 1/32 印张10 插页2

2007年1月北京第1版

2007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 - 10000

ISBN 978 - 7 - 02 - 005866 - 2

定价 18.00元



邱华栋

男，1969年生于新疆昌吉市。16岁开始发表作品，18岁出版第一部小说集，199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。现为《青年文学》杂志主编。中直机关青联委员，北京市作家协会理事。主要代表作有：长篇小说《夜晚的诺言》、《白昼的躁动》、《正午的供词》、《花儿，花》等；中短篇小说百余篇；散文随笔集《黑暗河流上的闪光》、《都市新人类》、《把我捆住》、《私人笔记本》；电影研究《电影大师108将》，书评集《和大师一起生活》，建筑评论集《城市漫步》，游记《日本意象》，以及诗集《花朵与岩石》、《从火到水》等。多部作品被翻译成法、德、日、韩、英文以及越南文发表和出版，并先后获得庄重文文学奖、上海文学奖、《山花》文学奖、老舍长篇小说奖提名奖等文学奖。

在柯尔克孜族人的传说中，慕士塔格峰是一座巨大的圣人墓，它的峰顶是一座城市，城市的名字叫做“贾奈达”，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人，都是永远不死的人。山顶上还有一个果园，有一个湖泊和一条永远流淌的河流。果园中生活着很多老人，他们骑着白色的骆驼，看守着吃了可以使人长生不老李子园。

——题记

目 录

引 子	(1)
卷一 格雅勒根	
一 白色老虎	(8)
卷二 戴安娜·安普顿	
二 九月	(46)
三 各种颜色的砖房	(74)
四 宴会	(108)
五 猎手	(139)
卷三 艾瑞克·安普顿和戴安娜·安普顿	
六 在柯尔克孜人营地	(170)
卷四 戴安娜·安普顿	
七 玛纳斯	(197)
八 幽谷秘境	(216)
九 手鼓	(242)
十 着魔	(256)
卷五 格雅勒根	
十一 贾奈达之城	(272)
卷六 赛麦台和戴安娜·安普顿	
十二 猎户星	(281)

十三 冰山之父	(292)
尾 声	(309)
后 记	(311)

扎格纳特神已经被请了出来,这是一个白色脸庞,没有腿的木偶。他有着一颗镶嵌了钻石的大脑袋,胳膊就是直接从脑袋里伸出来的。他的眼睛非常大,表情是顽皮加上一些吓唬人的恐怖,但你从他的脸上还是可以看出和蔼可亲的神情来。他不是吃人的神,但是,一些人相信,在这个大祭的日子里如果投身于承载他的车轮下面被碾死,那么就可以立即升天,到达极乐世界。

这是印度教黑天神的造像,他被尊奉为宇宙之主。由于他会不分种姓和信仰地护佑所有虔敬的人,所以人们都爱他。每到这个节日,他都会被抬出来。请神者从接近一万人的他的忠实的敬奉者中间,挑选出了四千人,来拉动承载着他的车辆。他平时在印度教最神圣的大寺庙之一,普里大寺庙里面,但是,现在他已经被请出来了。到处都是人们的喧闹声和喜气洋洋的过节气氛,人们跟在车子的后面,开始了扎格纳特神的巡游。

戴安娜跟在密集和庞大的巡游队伍中间,她觉得可能至少有几十万人在一起涌动,檀木香、汗臭以及樟木的香气混在了一起,使她头晕,使她觉得有些头重脚轻。管弦乐队在演奏,人们兴奋地跟在车子的后面奔跑和拥挤,脚上穿着的硬底凉鞋叩击地面,发出了嗒嗒的声响,如同暴雨击打芭蕉的宽阔

叶片。在扎格纳特神要经过的街区，房顶上、窗户里、露台上以及街面上，到处都是人，人们高兴地张望着，期待着神的到来。

忽然，前面一条小巷道中间，一些受惊的牛冲了出来，人们在驱赶着牛群，场面立刻乱了。但是指挥巡游的人挥动着手中的红旗，勇敢的香客们迎面冲向牛群。有人被撞倒了，人们大呼小叫抵挡和鞭打着牛群，牛被赶到另外一条巷道里面了。戴安娜轻轻地嘘了一口气，因为她担心那些牛会像是西班牙斗牛节上疯狂奔跑的牛，把包括她在内的人给活活踩死，现在，危险解除了。

她在人群中间显得鹤立鸡群，因为英国人很少这么近距离，参与到印度人的节日庆祝里面去。她一边被人群裹胁着，一边还看见了一些背着喷雾器的男人，在经过街道的人身上喷洒药雾，味道十分呛人。她明白，这是因为有这么多人在一起，政府为了防止有霍乱和别的传染病，所采取的消毒措施。

在扎格纳特神经过的地方，人们把椰子纷纷摔到了地面上，椰子碎了，发出了清脆的响声，像是告诉扎格纳特神的果断誓词一样。很多穿着艳丽的纱丽的女人们，把自己的长发剪了下来，奉献给眼前的神。鼓声十分密集，它们的节奏使现场所有人体内的某种节奏复活了，人们身体的摆动和涌动，应和着这个激越的鼓声。突然，有人扑到了扎格纳特神的车子下面，立即被碾死了——瞬间，那个把自己祭献给他的人已经升天了，车子继续前进。有人立即把敬奉者的尸体抬走，一股血液的腥气向戴安娜的脸上扑来。她害怕了，她还看见，又有人在向神的身体下面那巨大的车轮扑去。场面顿时变得肃穆和紧张了。她忽然又有些振奋，刹那之间，她理解了这些敬奉者，这些把自己的生命供奉出去的人，也许就是瞬间，他们都

得到了解脱和救赎。似乎有一种力量也要使她扑向扎格纳特神，那是一种身不由己的欲望——她恍恍惚惚地向神走去，她也有了要供奉自己的强烈念头，因为，这是一个使人迷惑的巨大的磁场，在这个磁场中，她已经迷失了，她拼命向前挤去，准备向那个神扑去，心中的愿望是如此的强烈。

但是，就在她准备扑过去的时候，立即被别的香客给挡住了，因为，更为勇敢的人已经抢先跳了过去，被碾死了。她一下子就被人挤了出来。

她站在了路边，很茫然地看着拥挤的人群中那千万张兴奋的脸，他们都在动，只有她停了下来，忽然没有原由地哭了。

然后她醒了。

她醒了，发现自己和艾瑞克在一艘小船里。这是在克什米尔地区的首府斯里纳加，在斯里纳加的达尔湖上泛舟。

远处就是宁静神秘的雪山。雪山下面，那清澈的达尔湖上，一些被称做西卡拉的、两头微微翘起来的古老的独木舟，穿行在湖面上那山体拖长的倒影里。他们乘坐的这艘木船，比那种叫做西卡拉的独木舟要大一些。

“你刚才一定做噩梦了。”艾瑞克温柔地看着她，“你没事吧？”

戴安娜稳住了心神，“还好，没事儿的。”但是，她仍旧被梦中残留的感觉给抓住了，梦中那些把自己献祭给神的人被碾碎之后，流出来的血腥味儿仍旧在她眼前缭绕，不过又在迅速地飘散。她温柔地抚摸了艾瑞克的手背，意思是自己还好。

忽然，她发现远处的湖面上，有两艘并排飞驰过来的独木舟西卡拉，在向这里靠近。但是，那两艘西卡拉是带着棚子的，里面前后各有一名戴着钢盔的印度士兵盘腿坐着，手里拿

着卡宾枪。艄公则在船的后面摇动船橹，迅速靠近了。

现在，他们挟持着载着艾瑞克和戴安娜的船，看到他们是白人，一个士兵向艾瑞克敬礼，“先生，请问，您看到有叛乱分子经过这里，逃到对岸去了吗？”

“没有，我们什么都没有看见。”艾瑞克觉得自己被打扰了，有些不快。

“对不起，打扰了。”士兵又敬了一个礼，然后叫艄公立即划开了他们的船。他们的船又向别的可疑的目标而去。

戴安娜为被这些荷枪实弹的士兵所盘问感到不快，“他们在追铺什么人？”

“照他们说的，是叛乱分子。”艾瑞克看着远山，似乎有些向往和沉迷。

“什么样的叛乱分子？”她又问。

艾瑞克看了她一眼，“在克什米尔，总是这样的，总是有叛乱分子和追捕叛乱分子的人，或者，这里就只有这两种人。”

后来，他们上了岸，远远地看见山脚下一些居民区着火了，一些人尖叫和哭喊的声音传过来。

他们向那个地方走去。在那里，他们看见了一幅被洗劫之后的景象。经过询问，他们知道了刚才抓捕叛乱分子的士兵，来这里搜寻敌人，但是没有发现搜捕对象，于是闯进了屋子，打死了所有的男人。只剩下了女人和孩子，而所有的女人都哭。

“这些家伙，这些强盗！”艾瑞克骂道。但是忽然，又有一群士兵从烟雾中冲过来，迅速地包围了他们，把他们逼向一面墙。

“我们是英国人，放开我们！”艾瑞克大声争辩，但是，他被一个士兵凶狠地用枪托砸破了脑袋，戴安娜尖叫了一声，立即

用身体保护住他，“艾瑞克，艾瑞克！”她不知道怎么办好了。士兵们要处决所有的人，包括他们两个。士兵们让他们靠墙站着，除了艾瑞克，其他的人都是女人。然后，那些士兵朝他们开枪了。

她又醒了。

原来，她又做了一个梦。或者，是梦中之梦。现在，她醒了，发现这是在一个王宫中。她想起来了，她是拉达克王国的玛密雅公主。

这个时候是清晨，窗外，鸟的叫声像溪水一样潺潺地流了进来，但巨大的帷幕把环型的窗户给遮严了，她什么都看不见。

她起来，走到窗户的跟前，拉开了帷幔。从窗户中，可以看见拉达克美丽的景色。远处的雪山已经被一片白色的雾霭给笼罩了大半，显得异常的神秘。

她在想念着一个人，阿克萨，她的心上人。他现在正在翻越眼前高耸的雪山山脉，向这里赶来。在她的胸前，阿克萨送给她的那块里面有着淡淡的血丝的玉石，忽然变热了，变得异常的灼热，她的皮肤立即被唤醒。

阿克萨，多好听的男人的名字，我等着你回来把我带走。可是，现在你在哪里？你什么时候才能抵达？如果你不尽快抵达，我就不得不接受宿命，以王族联姻的方式，嫁给别人了。

她觉得心情烦躁，也有些不好的预感。远处，喇嘛教神庙上面，经幡飘动，喇嘛念经的声音也传来了。神需要被奉献，可是凡人的爱情，难道也需要祭献生命吗？她觉得头晕，于是又回到了床上。

慢慢地，她又睡着了。

她继续做梦，梦见自己在攀登着高耸的雪山。难道她是前去寻找自己的心上人阿克萨？不不，还有一些人和她一起攀爬。

“戴安娜！戴安娜！”有人高声地喊着她，怎么我又成了戴安娜了呢？她迷茫地转身看去，那个欢快地呼叫她的男人已经追了上来，手里拿着一朵雪莲花。“我采到了雪莲花！”然后，他把花递给了她。

她欣喜地接了过来，看见雪莲花的花蕊十分晶莹剔透，在强烈的使人眼睛发疼的高山阳光照射下，雪花的碎片在里面融化。

他是赛麦台，她想起来了，他是赛麦台，是她和艾瑞克雇佣的柯尔克孜族向导，现在，他们正在向冰山之父——慕士塔格峰的峰顶进发。早晨的时候，他们就离开了二号营地，在向更高的地方攀登。

空气已经十分稀薄，但是这么高的地方，怎么会有如此美丽的花朵生长呢？她觉得奇怪。现在，艾瑞克在最前面，赛麦台在后面，他们拉开了登山惯常的队形，那种散兵线，沿着登山主绳，借用冰镐前进。

这时候，前面的一片山谷中，升起来一团雾气，雾气汹涌，和冰晶、雪花一起扑面而来。

戴安娜忽然觉得脚下发生了什么，是的，脚下发生了坍塌，立刻，一种地下的吸引力引导她向一个黑暗的冰窟中坠落。时间在这个时候似乎停止了、凝固了，她看不见任何人。她掉进了冰窟，或者说是冰缝里。

四周十分晶莹剔透，一些反射进来的阳光把这里面变成了一个童话的世界，但又是如此的寒冷和寂静。

她大声地喊着：“赛麦台！阿克萨！艾瑞克！”她忽然很困惑，艾瑞克，她的丈夫在哪里？她是谁？是戴安娜还是玛密雅？谁是阿克萨？赛麦台呢？她爱着他吗？她这是在哪里？她难道是在梦境深处被水草纠缠的一个面目不清的幽灵吗？

卷一 格雅勒根

一 白色老虎

我叫格雅勒根，是一个夏尔巴人。关于夏尔巴人，你一定听说过不少，我们都是攀登高耸入云的雪山的好汉，在喜马拉雅山脉中间走路就像是在平地上一样。我们夏尔巴男人，很多都靠给那些来这里登山探险的西方人做向导和仆人为生。比如我，我就是英国人艾瑞克·安普顿一家的仆人。

我很早就被艾瑞克·安普顿先生雇佣，作为他攀登那些大雪山的帮手和向导。到了后来，我就认识了他的家人，比如他的妻子戴安娜女士。关于他的妻子，我的女主人戴安娜女士，我听说过很多她的事情，现在，我就从头给你讲：

首先，她出生在印度。在她四岁的时候，有一天，戴安娜就看到了白色老虎。这个事情是我亲耳听她说的。当时她就在印度，在我的祖国。她的父亲是印度政府的林务官，她的童年就是和父亲一起在印度联合省的丛林里度过的。就是在那个时候，有一天，她见到了一只白色老虎。

她说，那只老虎在绿色丛林中显得十分清晰，她似乎一点

也不怕它,是她发现的它,它就躲在一棵柚木树的背后,身上的花纹,老虎那耀眼的花纹是白色的,非常美丽,就像是月光长在了老虎的身上。

它就躲在那里,用非常温柔的目光看着她,使她发不出声音。她过去从书上看到过老虎,那是父亲给她从英国带来的图书,上面的老虎是金黄色的,还有黑色的条纹相间,但是这只老虎是白色的,从此改变了戴安娜关于老虎的印象。她向它走了过去,然而很奇怪,白色老虎呆在那里一动不动,让她抚摩自己的美丽皮毛。

当时,她父亲在不远的地方跟踪着一只马鹿,她父亲没有发现这只白色老虎,他手里的枪也没有指向老虎藏身的地方,戴安娜也没有向父亲指明这一点,因为,白色老虎似乎不想惊动他们,它耐心地被她抚摩了一阵子之后,就躲开了。然后,她父亲他们从那一片柚木和麻栗树的侧面走过来了。

这一切的发生似乎有些神秘,小戴安娜倒是很镇静,可远处的马匹,似乎闻到了老虎的危险气息,发出了惊恐的嘶鸣。然后,他们的狗吠叫着跑过来的时候,那只白色老虎已经不见了。

此外还有大象,那个时候,戴安娜总是要骑在大象的身上,她和一头叫普塔的母亲象特别好,总是骑着它在印度的丛林中走,因为父亲要在那些丛林里巡行,或者打猎。她也总是被普塔用它的长鼻子卷起来,然后她在半空中被吓得尖叫。她喜欢触摸普塔的深灰色皮肤的褶皱,帮助它把身上的泥污去掉,而它的皮肤和她的手的接触,给她带来了仿佛初次接触世界的惊喜。

我知道那些树林和山峦有什么样的味道,我是个夏尔巴

人，我靠嗅觉、听觉和各种感觉判断吉凶祸福。而在那些茂密的山林之外，才是河流、村庄和市镇。在丛林中，空气总是潮湿的，植物在丛林中生长的速度非常快，几天之后，我们刚刚走过的道路，就已经被有着巨大叶子的植物给覆盖了。我想这一定会使小戴安娜觉得，印度的丛林极其疯狂，即使这丛林里有美丽的白色老虎，她还是会觉得丛林里有太多的秘密和危险，有太多的讨厌的蚊虫的。她就是这么告诉我的。

那里的光线也十分晦暗，就是在这潮湿和晦暗的环境中，植物在疯狂地生长，并且覆盖一切人为的痕迹。我跟随一些打猎的白人队伍，多次进入这样的丛林。每次我们进入丛林，在我们刚刚搭起的帐篷的旁边，那些不知名的各色植物就开始生长，直到把我们的帐篷又围起来，然后慢慢地覆盖，好像它们不喜欢我们的帐篷似的。在丛林里永远都不会走相同的路，当我们在几天之后拆掉了帐篷，继续向丛林深处前行的时候，我们注定不会再回到和找到那个我们曾经宿营过的地方了。疯狂生长的植物掩盖了人的一切踪迹。

我的女主人告诉我她童年的那些故事，是在后来我们一起攀登雪山的时候。她说，她后来总是在梦中看见那只白色老虎，它在她附近的很多地方出现，它很宁静温和，就躲在不远处的地方看着她，眼睛很大，呼吸平稳，目光非常柔和生动，似乎想和她说话。她想，它一定特别孤独，一定对它藏身的丛林有太多的埋怨，它想和她说话。

但是，当她向它走过去的时候，那只白色老虎就一跃而起，在茂密的树丛中瞬间就消失不见了。她说，那个时候，她总是喃喃自语：白色老虎，我想和你说话，因为我也想有白色的皮肤，月光一样的皮肤。

小戴安娜想，我怎么样才会有白色的皮肤呢？这个问题